

黃帝陰符經註

閩人

黃帝陰符經注序

閏八

臣聞冥冥之中儵然脗合不可以形言也以形言之上下殊勢疑若有間焉得而脗合哉夫惟此以神與彼以神受通六極爲一炁含萬象爲一體統乾坤爲一物化機一發妙用潛該孰爲彼孰爲此庸詎知天地之神非吾之神吾之神非天地之神邪昔之至人動與神契靜與神俱動靜之中間不容髮故能與太空爲人與造物者爲友空性不壞吾體亦然體性无殊是謂得道與道相得乃能物物

今古一息也晝夜一照也世之淺人知神之  
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以役於陰陽囿於  
變化恣睢轉徙曾莫之悟又豈知冥冥之中  
儵然脗合者哉此西王母所以闡揚道樞丁  
寧詳復為黃帝言之也然而聖人之言隱而  
顯曲而中定觀諸妙冥參真有汎觀諸微默  
造深玄以此退藏何泥於虛以此進為何拘  
於實神仙抱一富國安民強兵戰勝特戲事  
爾然是道也豈他求哉取諸身而足微西王  
母不能告黃帝此言微黃帝不能受西王母

此道二聖相值若合符節又豈在諄諄問應  
之間邪著之典常以詔天下來世故曰陰符  
云爾臣黃居真謹序

# 黃帝陰符經注

虛靖大師明賜紫道士臣黃居真注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又曰終則  
有始天行也天之道運而不積故日月星

辰繫焉天之行健而不息故四時萬物由  
焉至人於其運者觀之則與之相為周流  
於其行者執之則與之相為終始消息盈  
虛莫之或違呼吸屈伸未始有沴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夫如是又何加焉

閏八

二

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  
人以木火土金水之炁以生亦以金木土  
水火之炁以死自至人觀之生奚足悅死  
奚足惡生我者乃所以賊我也知其機識

其變金木未嘗相間水火未嘗相悖五者  
相得混而為一則獨存而常全矣何死生  
之足計哉順之為天則毀之為賊咸其心  
天之自取而施行之則在天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闔戶謂之宇闢戶謂之宙宇宙為至大矣  
而不離吾掌握之間可使之无陵歷之患  
況其小者乎職職而植芸芸而動動植之  
物為至多矣而不出吾百骸之內可使之  
无天闕之愆況其寡者乎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與人未嘗相離唯至人爲然全天之性  
曰人得人心曰機天性盡矣斯爲三才  
心機明矣斯爲物宰靜而復本則湛然常  
寂動而應變則斡旋无窮以人發天以天

閏八

三

定人則幽明潛通而變化見矣若夫不能  
立天之道則機之發也无已時而心之出  
也豈不殆哉烏能相與於定乎故曰立天  
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

人合發萬變定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能變能化機所爲焉天以不言而成變化  
機固大矣立天者人能无機乎然有心之  
機非機之極无心之機迺極機也機動於  
此化形於彼咸其自然故天發殺機川可  
爲陸陸可爲川人發殺機能天之不能載  
能地之不能覆天人之機至是極矣故曰  
殺機天人合發三才乃安而萬變以之而  
定焉孰能逃吾之機乎雖然心生於性機  
出乎心巧者人也拙者天也冥心復性雖



機之大可以伏藏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  
水穀之所化皆陰陽之邪也九者之中其  
要有三耳目口而已矣夫耳之惑於聲也

目之惑於色也口之惑於味也其為邪莫  
甚焉聖人能使九竅不為九竅所使故曰  
唯聖人為能踐形動而邪不能勝靜而邪  
不能入動亦可靜亦可故曰可以動可以

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

火固能剋木方其爲水所制則火不能  
用事必待禍發然後能剋也姦固能潰國  
方其爲正所勝則姦不能用事必待時動  
然後能潰也是知陰陽之沴姦宄之作亦

閏八

四

所待而後必焉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知靜而性知動  
而機知萬變之無窮知九邪之有要爰清  
爰靜遊神之庭惟元惟默造道之極則修

之至於不與佞爲構鍊之至於不與物相  
忤恬淡平易抱一而已夫是之爲聖人若  
能者造化所不能移天地所不能困至於  
富國安民強兵戰勝特其戲事耳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陽一舒而萬物不得不生陰一慘而萬物  
不得不殺自生自殺孰使之然道之所理  
者如此苟惟不能則天之所以爲天亦小  
矣然則天豈有心哉咸其自取爾故曰道  
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形之大者也天以烝資人物之始地以形資人物之生人與萬物不能逃乎覆

閏八

五

載之間相有以相成相无以相廢所不能獨立者也且非其有而取之曰盜天地不盜萬物不能成變化之道萬物不盜人不

能成蕃殖之効人不盜萬物不能成生養之功何則天地之大也不有萬物為之始

終則天或幾乎殆矣故爲萬物之盜萬物  
之多不以人爲之佐理長養則物或幾乎  
溺矣故爲人之盜人之所以靈不有萬物  
爲之滋生榮養則人幾乎夭矣故爲萬物  
之盜相盜乃所以相宜故曰三盜既宜如  
此則天地人之三才所由立也  
人知其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神之用固妙矣或得以議其狀乃若不妙  
則又神之至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  
言也茲豈非人知其神之謂乎又曰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茲豈非不知不神所以神  
之謂乎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行速日一周天月行遲月一周天遲速  
有自然之度不可踰也夫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鷦鷯之大鵙鷯之小各安其性命之  
情小大有自然之量不可易也明乎自然  
之數一手小大之量靜而聖王之功妙而  
神明之機於此得矣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

躬小人得之輕命

天地盜萬物以成變化之妙萬物盜人以成蕃殖之効人盜萬物以成長養之功皆自然之機也自然之機為神所運孰主張是孰紀綱是意者其有機緘而莫能自己

閏八

六

天下之人日用不知烏覩其微君子機與神契靜合陰陽之妙故能保其身小人機與神違動為機變之行故適所以輕其命明乎盜機則民安而國富矣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

用志不分與神爲一瞽者雖不能視而聽亦多聞矣奚必用目哉聾者雖不能聽而視亦多見矣奚必用耳哉耳能聰人亦能使入聾目能明人亦能使入瞽聖人視聽不用耳目故聰明益廣衆人視聽必用耳目雖有之何異於聾瞽也豈非神之所寓果不在於耳目歟

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由衆起故受之以師夫師之興也由於訟訟之作也



由於飲食飲食亦小矣而師實源於此況  
利之大者乎聖人不重興師而重貪利誠  
能絕利一源使千毛萬孔不作則所積益  
厚矣民豈得不安國豈得不富哉以此用  
師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百可以爲千  
聞八  
千可以爲萬故曰十倍是道也知之未必  
能行行之未必能守苟行之篤守之固於  
晝夜間三返而不殆焉則又萬倍於用師  
矣又奚必勞吾之民竭吾之財以取彼之  
利爲我之利者哉自然不兵而強不戰而

勝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也

聖人見道而不見物故其心未嘗生未嘗死衆人見物而不見道故其心生於物死於物夫聖人者御天地於指掌斡萬化於方寸皆由精神之運心術之動故能物投如市吾心如水真機之發不爲物惑矣人則異是見可欲而心亂其爲機也亦淺矣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四時自爾推遷陰陽自爾造化天則无爲

而无不爲耳彼物之生成衰殺咸其自取  
天何恩焉惟其无恩故物莫能傷此真所  
以爲大恩也雖然蠢蠢之物不能自生必  
有所待鼓之以雷動之以風莫不並作

至樂性愉至靜則廉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則性分之內曰不待於外  
也世之奔競之流目有見焉則生覬覦心  
有樂焉則生歡欣至人之樂則異於是故  
曰性愉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則未

免乎有累烏能廉哉至人端居深眇之地  
无一物之可用无一物之不用何嗛之有  
故曰大廉不嗛非至靜烏能至此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大巧不為物物具足雲行雨施雷厲風飛

閏八

有心哉物得以生謂之德爾故曰公公私  
私天地之德飛者走者動者靜者咸其自  
取萬物皆謂天之私我使我有是夫天豈  
物物而雕刻之哉此之謂至公

禽之制在烝

水火有剋制而无熄滅蓋炁之所感不期  
然而然也以形制形小大不倫則大者常  
勝小者常弱矣元龜食蟒飛鼠斷猿豈以  
形哉炁服之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生於此者未必不死於彼死於彼者未必  
不生於此至人者出有无之表離動靜之  
域則生亦奚足悅死亦奚足惡尚何係累  
之有哉根猶木之有根春夏為先方且生  
之秋冬為後方且殺之迨夫為之根株而

言之則无生无殺矣人之墮於有形涉於  
有數亦猶木之有根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爲芻狗夫至仁乃所以不仁惟天地聖

閏八

九

人爲然豈弊弊然私予奪之權哉然而天  
地方未判聖人方未兆又何仁與不仁之  
有仁與不仁亦自物觀之耳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氓氓蚩蚩初无真識由於陰陽役於造化



但見其粲然有覩者爲天地之變昭然有  
倫者爲天地之理昧昧晦晦不知所持此  
故以天地文理爲聖也至人則異於是時  
之運也不窮吾則因之而不違物之生也  
无已吾則順之而不逆相交以成文相錯  
以成理故曰我以時物文理哲也

黃帝陰符經注終

